

歷史與空間

■張桂輝

一幢老宅的追思

上個月底，我回到闊別已久的「第二故鄉」——閩北一個群山環抱、名不見經傳的小山村。小住期間，目睹一幢幢新樓拔地而起，耳聞一家家生活富足有餘，我從內心為農民的幸福、農村的振興，感到由衷的高興。與此同時，隱隱約約覺某些人為造成的流失，不免生出幾分莫名的惋惜。比如，新樓舉目可見，老宅難覓芳蹤……

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，少年的我隨同父母，從福建沿海，移民閩北山區，是一棟頗有特色的老宅，給了我們這些背井離鄉「移民佬」重新起航的「溫馨窩」。移民現象，古已有之。據史料記載，在東漢末年至三國末年的前後九十年間，中原地區戰亂頻仍，該地區人民紛紛向相對安定的南方逃亡，使「中原戶口，十不存一」。而匈奴、鮮卑、羯族、氐族、羌族等北方和西方的少數民族則陸續南遷，到西晉初年，人數達到幾百萬。他們同漢族長期雜居，互相影響，水乳交融，民族界限日益縮小。但凡移民，一是純自發的，二是有組織的。新中國建立後，我國人口遷移，多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。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，便啟動了從沿海地區、特別是從沿海城市，有計劃、有組織地向西部地區、內地山區的人口遷移。如，1965年，中共福建省委發出「開發山區經濟、推動山區社會主義建設，解決沿海人多地少、群眾生產生活上的困難，並適應今後鬥爭形勢需要」的號召，按照由沿海向山區移民的計劃，經當地黨政組織發動，莆田縣數以萬計的人口，有序地向閩北山區農村遷移，我家便是其中之一。

我們六戶移民，被分到一個總人口不足千人的偏遠大隊——鵝峰——隊部所在地，且全都安排住在同一幢老宅子裡。直到高中畢業後應徵入伍，我在那幢老宅子裡頭頂生活了十年，印象之深，沒齒難忘——這是一棟磚木結構的、大戶人家的兩層老宅，樓上樓下，大大小小，十多個房間。外牆是清一色的青磚，內裡是木柱木樑木壁板。老宅坐北朝南，正南是一堵高約五米左右的「風火牆」。面對「風火牆」的大廳，有高高的門檻、厚厚的大門，大門東西兩邊，兩扇離地面一人多高的窗戶上，有精美的雕花窗格。大廳屏風後面有個面積不大的天井。那時，山村尚未通電，沒有照明電燈，更沒有熱水器之類，我多次在天井邊上沖澡「淋浴」，一來年紀尚小，二來能見度低，

他人就算聽得見，也未必看得清，所以就無所顧忌、隨心所欲了。天井左右，縱橫有序分佈着各家做飯、炒菜的土灶台；大廳不同位置上，擺放着幾張「八仙桌」，外加長條凳，一日三餐，差不多同時開飯，各家都在大廳中用餐，雖然飯菜簡單，但卻香味撲鼻；雖然有點擁擠，但卻其樂融融。尤其是晚餐，當年山村尚未通電，家家戶戶點上蠟光，如同舉辦「篝火晚會」一般；大廳前是一個逾百平米的院子，上山砍回的柴火，都堆放在小院裡。院子東面，有一個進出老宅的大門，西牆中部和後部，各有一個寬約一米的小門。

每到夜晚，把三個外門一關，老宅儼如一幢「城堡」，既安靜，又安全。庭院西面，有幾間「偏房」。「偏房」樓上，安放着一部用來吹去那些貌似穀子，實則只有殼沒有米、俗稱「有穀」的鼓風車，以及一台去掉稻殼、形狀像石磨的工具——土磨。土磨的轉墩，是用竹篾編成的、直徑約六十厘米圓柱體，中間用黃泥土填實，留出一個穀子進入的小圓孔。土磨和石臼、石確等一樣，都是我國南方水稻地區最主要的糧食加工工具。據現有資料記載，最少已存在了幾百年。土磨比磨更大更重，只有大人才能讓它言聽計從地轉動，我曾經試過幾次，因心有余力不足，無論如何都推不動……

鵝峰位於建陽黃坑西南角，距離集鎮近10公里，與邵武市接壤。村中地形複雜，開門見高山，峽谷細流淙淙，山上大樹蔥蔥。形象地說，如同一口鍋，周邊連綿起伏的群山恰如「鍋壁」，而人們則在「鍋底」生活。雖說早在半個多世紀前，就修建了一條沙土公路，卻是那種只有拖拉機、大貨車，偶爾從哪裡進來，還得從哪裡出去的「斷頭公路」。偏僻程度，可想而知。不知是「酒好不怕巷子深」，抑或是「山高更有安全感」的緣故，據史料記載，1932年9月，紅十軍再度入閩，紅軍閩北獨立師部分官兵（約七八十人），第三次佔領黃坑。次年初，恢復蘇維埃政權，革命據點就建立在鵝峰村陳家坪，同時成立游擊隊組織……。1935年，時任中共福建省委負責人的曾鏡冰，曾經領導福建省委駐紮在鵝峰。這是過往的歷史，這是山村的光榮。我還清楚地記得，我們居住的老宅，除了靠山的北牆，其餘三面外牆上，都有紅軍留下的朱紅色標語。我想，或許當年紅軍也曾在這幢老宅裡住過。可是，如今老宅卻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我的心



■老宅子局部 作者提供

中，生出幾多慨歎，徒留一縷懷想。

農村，是中國的「大後方」。我國的傳統文化，不少保存在農村。比如那些歷經滄桑，各有奧妙、各具特色的歷史文化村寨，那些貌不驚人的傳統鄉土建築等，不但蘊含着大量的文化資訊，而且是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可貴根基。遺憾的是，有人認為老宅，已經「過時」，甚或有點「土氣」。因此，近年來在一些農村，老宅之類鄉土建築，成了被廉價賣賣的「舊物」、被隨意拆除的「廢物」。這，是無意的糟蹋、無知的毀壞。要知道，鄉土建築、古老民宅等，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。可是，當它們存在的時候，人們往往不知道珍惜它、愛護它。一旦失去之後，這才覺得珍貴，無奈已不復存在、不能再生。

農村的發展，離不開「立新」。問題是，「立新」一定要以「破舊」為代價嗎？就在我困惑之際，讀報獲悉，位於伊萬諾沃市東北43公里、被稱為「伏爾加河畔的珍珠」的普廖斯，120多年前著名風景畫大師列維坦遊船至此的一次「邂逅」，為世人留下諸如《雨後的普廖斯》、《寂靜的鄉村》等大批名作。慕名前來普廖斯的遊人訪客與日俱增，旅遊開發的呼聲始終強烈。而普廖斯的治理者們似乎不願破壞這份「寂靜」，仍保持着「不急不躁」的姿態。今日的普廖斯，那山、那水、那樹、那雨，一如百年前的風景畫作。正是「百年不變」的守護，讓資源在歲月的沉澱中彰顯價值——不僅每年迎來40萬人次的遊客，還是不少政商名流青睞的度假之地。據悉，對普廖斯的守護，在俄羅斯引發諸多關注和思考：俄羅斯的農村、農業要走出困境，任重道遠。既是產業的振興、農村的振興，也是生態的保護、文化的守護。

離開那個小山村有一些時日了。可是，對那幢老宅的懷想與追思，猶存於心，經久不退。當年在農村時，因為年少無知，不曾向當地長輩們了解它的主人與背景、歷史與由來。但我相信，像這樣的老宅，在農村是不同尋常、不可多得的。在它身上，潛藏着某些特殊元素，倘若能夠保護下來，無疑是有特殊價值的——除了從中獲得某些文化資訊，還是可貴的鄉村旅遊資源。

字裡行間

■黃仲鳴

鏢局源起

金庸筆下有不少鏢局，最出名的是《倚天屠龍記》的「龍門鏢局」，和《笑傲江湖》的「福威鏢局」。《倚天屠龍記》的背景是南宋；《笑傲江湖》沒有標明是什麼朝代，但論者和影視作品多指為明代。不過據史料而言，南宋那時應該未有鏢局這行業，明朝才有文獻可徵。金庸筆誤，年前我在此曾撰文指出。

日前，偶得一舊書《中國鏢行：中國保安業史略》（曲彥斌著，上海三聯書店，一九九六年），印證了吾言不虛。

曲彥斌說，以武士充當護衛保障人財安全的做法，古已有之；但作為一種行業，歷史並非久遠。至明代，文獻中方見有直接的文字記載。他指出，《金瓶梅》寫西門慶除開有綫船舖、藥材舖外，還有標行，並以標船運送貨物。「標」即「鏢」，由此可見，資料雖少，但已證明代已有鏢行這行業。不可不知，《金瓶梅》背景為宋，書寫時為明，書中所述市井世態、大家生活，全是以明為藍本。據這資料，《倚天屠龍記》應該還沒有鏢局這行業；而推論《笑傲江湖》為明代，鏢局尚屬初創，也應沒有「福

威鏢局」這名震一方、威震江湖的「名店」。

曲彥斌說，直到清末，鏢行的文獻記載才多了起來。至今仍可見有當行抄傳的《江湖走鏢隱語行話譜》存世。這時，鏢行業務已分為行程保鏢和看家護院兩大類，行程保鏢又有陸路和水路之分，從北京到南北一帶商舖碼頭，大小鏢局不少。至於看家護院的，更為商家富戶所樂用；這類保鏢，於今仍保留下來。

鏢行被寫入武俠小說，無他，身為保鏢，首備是武藝高強，那才能與各方盜賊比拚，以保鏢物無失。有盜有劫鏢，與鏢師惡鬥，那便是武俠小說的題材，可惜橋段已遭濫用。龍門鏢局、福威鏢局的故事，已脫這種陳腔，成為《倚天屠龍記》和《笑傲江湖》故事發展的重要引子。

清代著名鏢師甚多，曲彥斌指出，北京源順鏢局的大刀王五，忠肝俠膽，最為人所樂道的是與譚嗣同的論交事跡。秘宗拳的霍恩第，是赫赫有名的霍元甲之父，也曾為富商充當鏢師。錢鍾書之父錢基博撰有《老鏢客》一文；舊派武俠小說以鏢師作為傳奇人物的亦多，梁羽生推崇的白羽，寫的《十二金錢鏢》最為知名。這可見鏢行鏢師在有清一代，甚為興盛。

宋代雖未見有鏢局，但僱人護送財物卻是有的。《水滸傳》第十五回「智取生辰綱」，楊志便受聘負責押送。所謂「生辰綱」，是唐、宋時期編隊運送的成批生日禮物。楊志所押的「生辰綱」，是價值十萬貫的金銀珠寶。在途中，被晁蓋、吳用等用計奪去。楊志道「鏢師」，武藝雖高強，又怎能與「智多星」吳用鬥之哉？

由固有的鏢行講到當代的保安業務，曲彥斌也有專章提及。附錄的《江湖走鏢隱語行話譜》，亦甚為可觀。

鏢師押送，現代社會已不存，但護衛這業，仍方興未艾。



■這書細述保鏢這行業，頗可一觀。 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■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懸紅、暗花、針、線人、爆針

前人有云：

有錢使得鬼推磨
筆者一時技癢，續句如下：
錢多辦事有蹊蹺

正因如此，古今中外，但凡「出得起錢」，就會有人代你辦事、為你賣命。這亦是所謂：

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

這種行為叫「懸賞」，近年則多叫「懸紅」，其中「紅」指花紅，亦即賞賜。對某人圓滿地完成某項任務後所發的花紅叫「賞格」。

現實生活中，發「懸紅」者多為尋人或物，又或欲招人代辦一些棘手的事情。就香港警方而言，警務處會按案件的性質及其嚴重性發「懸紅」。任何公眾人士如在「懸紅」通告有效期內報信，使得成功破案，便可全數獲得或按比例分配「賞格」。近年的有效期可長達十多年，「賞格」一般也有幾十萬元。

一九五九年，香港發生了一宗駭人綁架案，人稱「三狼案」——富商黃錫彬的兒子黃應求被綁架。數天後，黃氏收到了一個包裹，內裡裝有黃應求被割下的一隻耳朵，另有一封署名「野狼」的打單信，要求黃氏支付五十萬元贖金。就此宗案件，當年警務處「懸紅」三萬元緝捕疑犯。不說不知，同期三房一廳的唐樓都不過賣一萬元左右。如以今天的樓價折算，那時三萬元就相當於現在二千多萬元，那大家就明白當年這宗案件有多轟動了。

距今約十年，網上散播了一起與香港娛樂圈相關的裸照事件，多名香港女藝人涉及其中，內地媒體稱之為「艷照門」。事件曝光後，坊間傳聞有江湖人物出五十萬元「暗花」，目的是「買起」（買兇）事件中男主角的一隻手。

「暗花」中，「暗」指不便或不能公開的；「花」也指花紅。歷來警方為了偵破一些棘手案件，都會公開「懸紅」，那「暗花」就是一些非公開的「懸紅」。從另一個角度看，出「暗花」的就是想看到案件有朝一日「柳「暗花」明」。

出「暗花」的人或團體大致分兩類，第一類當然是黑道中人，目的有報復的，也有追剿叛徒或敵方的。第二類竟然是有錢人，這是由於警方有所局限，不得不求諸其他有勢力人士（多為幫幫）。

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有些高級警務人員在某些重案中為了「交人」（提交疑犯予上司），不惜自掏腰包作「懸紅」。由於這個做法是不能公開的，所以這些「賞格」亦叫「暗花」。時至今日，這種性質的警方「暗花」已絕跡。

「線人」，亦作「線眼」（正式叫「線線」），指暗地探察提供線索的人，也可稱為「告密者」。就警方而言，「線人」是提供破案的關鍵人物，過程中做的是「穿「針」引線」的工夫，所以「線人」有個俗稱叫「針」。有些警員會以非正式方式

長期僱用某個「線人」為他「索料」（探索破案材料），這個人可算是「佢條針」（其御用線人）了。究竟「線人」是何等模樣的呢？他們可以是道貌岸然的，也可以是不修邊幅的，但共通的是經常在龍蛇混雜的場所中流連，憑着多年建立的人脈，往往「交到貨」（不負所託）。話雖如此，「線人」有可能「食錢家茶禮」（同時也受僱於黑道中多個社團），所以「索」來的可能是「流料」（不實材料），致使徒勞無功。

若然要掌握可提供破重案的線索，這可不不會是普通「線人」。可以這麼說，這類「線人」在很大程度上與黑道中人有一手，要不然怎能對他們的行動或動向有一定的掌握呢？比方：接「老鼠貨」（賊贓）的人會對賣家的身份或作案手法和程序有相當認知。「線人」若能提供可協助警方破案的資料可獲適當報酬，稱為「線人費」（「賞格」的一種）。有指對部分毒品或巨額劫案，「線人費」是與搜獲毒品或贓物的價值掛鈎的；如此計算，金額可以是相當可觀的。

實話實說，「線人費」是「搵命搏」（豁出性命去搏來的）。原因是被舉報者絕非善男信女，所以告密者如未能好好權衡利害得失，後果將不堪想像，正是「有錢都有命享」。對於一些具規模的或跨國的罪案，由於利益龐大、牽連甚廣，所做的保密工夫當然很足，所以如果不是：
籠裡雞作反

即有「內鬼」（內奸/奸細），案件是不會有突破性進展的，這就是人們常說的：

有鬼死唔得人

意即沒有內鬼「報寸/爆料」（提供有力線索）是破不成案的。「報寸」有時並非內鬼所為，目的也非為了那筆可觀的「線人費」，而是藉助警方打擊仇家，繼而削弱其實力，可謂一舉兩得，何樂而不為。

2010年，香港上演了一部叫《線人》的警匪片，其英文片名譯作「The Stool Pigeon」。用「Stool Pigeon」原指一隻放在一個網內的鴿子，用以誘捕其他鴿子，此詞後來用作「線人」的俗稱。除此之外，「Rat」（鼠）、「Grass」（草）這兩個貶稱也相當普遍。以「鼠」和「草」作貶稱，大抵是「鼠」遭人輕視、「草」（類似廣東俗語「牆頭草」）搖擺不定之故，正好用來作為行為閃縮、看風使帆的「線人」的貶稱。至於「線人」的英文正式叫法，香港警方取用「Informant」，台灣警方則取用「Informant」。

近年警隊有個新術語叫「爆針」，指一個按「針」所「爆」的料而進行的滅罪行動，或按「針」得來的料去「爆」破一些犯罪活動或一些犯罪組織。據稱，由「爆針」而偵破的案件或搗破的犯罪組織佔上了一個頗高的比率。

詩語背後

■江鄰

怡園小聚

清晨，走在西環蒲飛路彎曲的陡坡上，嗅着空氣中熟悉的味道，我有一種奇妙的感覺，彷彿久別重逢，又有些恍若隔世。

結束了北京四個月半的學習生活，日前回到香港。在這四個月多裡，幾乎天天都想着香港；這才剛剛回到香港，又開始想念北京了。思念，總在遠方。

我來香港工作已近十五年，之前在北京生活了整整十六年。此次重返故地，連續呆了四個月半。這個時段也許剛剛好，不長也不短，正可以獲得足夠的感受，細細品味兩個城市的市井生活。時間太短了，難免想當然；時間再長些，則可能習以為常，思維就遲鈍了。

剛回北京不久，幾位中聯辦的新舊同事，張羅了一場輕鬆隨意的小聚會，街頭聚餐，AA制結賬。在圓明園西側，有一家名為「花家怡園」的餐館，瀟灑一片大大的荷塘，景色甚好。是日相聚，正逢中秋白露時節，晚風習習，閒語裊裊，小酌漫飲，盡興而歸。

這場小聚，成為一個美好的開始，讓我收穫了一個韻味十足的北京。事情還得從最初說起。當朋友告訴我聚餐地點的時候，我第一反應是：怎麼去？朋友脫口而出：坐地鐵呀。

地鐵？在我印象中，北京的交通並不主要靠地鐵。我離開北京的時候，地鐵線路只有兩條：一線地鐵和環線地鐵。由於供不應求，地鐵月票是嚴格控制的，搞一張月票卡，比裝一部固定電話還難（當年裝固定電話，需輪候半年以上）。坐地鐵也不容易，因線路少，要頗

費周折地或坐公交或騎單車輾轉到達地鐵口，從地鐵出來再轉公交，才能到達目的地。

十幾年後的今天，北京地鐵已有了二十多條線路，形成四通八達的地下交通網絡。從我所在的中央黨校去圓明園，四號線直達。去來都乘坐地鐵，其方便程度，竟有一種撿了便宜的感覺。交通狀況，直接影響人們對一個城市的概念。原來稠密的自行車的北京，擁擠的公共汽車的北京，變成了快捷的地下鐵路的北京。

坐在北京的地鐵裡，竟隱約有了乘坐香港地鐵的感覺。而香港地鐵，一直是廣為世人稱道的公共地鐵設施。這不期而遇的感覺，漸漸模糊了我心中一度存在的北京和香港在市政建設上的巨大落差。

到了花家怡園，才知道大家都是坐地鐵來的。一是因為方便，一是多年未見，難免喝點小酒。酒後開車，在今天的北京是完全不可想像的。

圓明園這家店，是花家怡園的六家分店之一。據店家介紹，這家店的就餐環境是最好的，大約是因為圓明園的緣故。時節也對，金秋月色之下，清風縷縷，荷葉田田。老友相聚，心意相通，每一個記憶的片斷，都串起一段難忘的歲月……

花家怡園創辦於上世紀末，創辦人花雷先生本著傳播京味文化的初衷，潛心研製了融南北菜系所長的「花家菜」，號稱新派京菜。花家菜以北京口味為主，兼顧各地飲食習慣和口味特點。吃起來有傳統京菜的勁道，卻少了些醬味；有南方菜系的淡雅，又增了些爽脆。不溫

不火，餘味悠長。

花家菜尤其講究就餐環境佈置，以老北京的名片——四合院為主基調，將中國傳統的「宅」文化巧妙地融入「吃」文化中來。以致於一番盡興之後，吃的什麼記不清楚了，聊的什麼也記不清楚了，那個韻味卻記得清清楚楚。

聚餐過程中，天空下起了小雨，風也帶了些寒意。大家不忍辜負美好的景色，撐起餐篷，披上雨衣，始終也沒有挪到室內去，好不任性。雨斜風疏荷影淺，撫今追昔酒半酣，想想也是醉了。

曾幾何時，北京街頭飲食的印象，一直是廣為世人稱道的，灑灑灑灑……以粗獷為主基調。今晚不經然與一份精緻相遇，我自然想到了以精緻著稱的香港，想到了蔡瀾筆下的美食香江。

北京已不再是原來的北京，香港又何曾是原來的香港。其實，你我也可能還是原來的你我。思念在遠方，多指空間上的感受。時間上亦是如此，懷舊敘舊，便是對時間遠方的思念。

這些感受，當時便隱隱約約浮上心頭：經過四個月半的積澱，逐漸清晰起來。悠悠思緒，七律一首以記之：

邀杯共飲到怡園
半醉風光半倚欄
荷葉輕浮搖碧影
水波微皺起青煙
忽來一陣清秋雨
似覺三分白露寒
道是興濃酒好
話題猶在十年前



■詩詞偶拾 俞慧軍